

夢梅館校本

金

瓶

梅

詞話



詞話

蘭陵笑笑生 原著  
梅 節 校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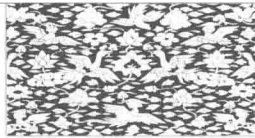
《金瓶梅詞話》是中國著名的古典長篇白話小說，  
也是最具爭論性的小說。

梅節先生從八十年代中從事詞話的整理和校點，旨在為讀者提供一個可讀的、較少錯誤的、接近原著的本子。選擇以日本大安本為底本，覆以北京圖書館藏中土本，校以日本內閣文庫和北京大學之《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》、在茲堂本和崇經堂本之《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》；並先後參考鄭振鐸、施蟄存諸本，兼吸收姚靈犀、魏子雲等專家研究成果，先後進行三次校注。最近又進行第四次，即本書。用功之勤，成就本書為《金瓶梅詞話》的最佳校本。

封面設計

書名題字：何懷碩

封面圖案



蘭陵笑笑生 原著  
梅 節 校訂  
陳詔·黃霖 注釋

〔夢梅館校本〕  
金瓶梅詞話

(第一冊)

里仁書局 印行

夢梅館校本

金瓶梅詞話（第一冊）

原著者：蘭陵笑笑生

校訂者：梅節

注釋者：陳詔·黃霖

發行人：徐秀榮

發行所：里仁書局（請准註冊之商標）

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

電話：(886-2) 2391-3325 · 2351-7610 ·

2321-8231

FAX：(886-2) 3393-7766

網站：· <http://lembook.webdiy.com.tw/>

QQ：2562105961

郵政劃撥：01572938「里仁書局」帳戶

西元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五月初版

西元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修訂一版

西元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修訂二版十九刷

· 本書校注經作者授權，原文重新排版，不得翻印或重製 ·

# 夢梅館校本《金瓶梅詞話》前言

梅 節

《金瓶梅詞話》是中國著名的古典長篇白話小說，也是最具爭論性的小說。自誕生以來，貶之者詆爲「市譚之極穢者」「明李日華·味水軒日記」，「當急投秦火」「明薛岡·天爵堂筆餘」；贊之者譽爲「偉大的寫實小說」「鄭振鐸·談金瓶梅詞話」，「同時說部，無以上之」「魯迅·中國小說史略」。其實，除去書中一些不雅的人性描寫，《金瓶梅詞話》無疑是中國文學寶庫中之奇珍，與《水滸傳》、《紅樓夢》屬同一水平的作品。《金瓶梅》接枝自《水滸》，《紅樓夢》脫胎於《金瓶》；《水滸傳》寫江湖，《金瓶梅》寫市井，《紅樓夢》寫上層貴族，均曲盡其妙。《金瓶梅詞話》的文學地位，亦居於二者之間。
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，在文學史上至今仍是個謎。欣欣子序雖有「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」的說法，真實姓名與生平事迹均語焉不詳，且亦不見早期抄閱者著錄。後人指爲王世貞、李開先、賈三近、屠隆等等，皆缺乏可靠證據。從本書的題旨、內容、取材、敘述結

構和語言特徵看，應屬大眾消費性通俗文學，以平話為主體，穿插演唱流行曲。其作者是書會才人一類中下層知識分子，可能與源流久遠的「羅公（貫中）書會」有某種關係。現存今本詞話，應為民間說書藝人的底本，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是「耳錄」「傳憎享·金瓶梅隱語揭秘」。

《金瓶梅》借北宋年號名色，刻劃明代人情世態，開創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寫實的傳統。小說講述在明季商品經濟新潮中，一位破落戶市棍，欺壓良善，結交勢要，官商通吃，飛黃騰達，享受榮華富貴，最後縱欲身亡的故事。書中的清河，當是運河沿岸一個城鎮。據書中稱淮安、清江浦為「淮上」，稱揚州為「下州」，稱淮河為「南河」，生活場景接近南清河的淮揚地區。《金瓶梅詞話》最初大概就由打談的在淮安、揚州、臨清、濟寧等繁榮、富庶的運河大碼頭上說唱，後來也傳至運河南端的蘇州和杭州「明張岱·陶庵夢憶·不繫園」。聽眾多為客商、船夫、手藝人和市民。

《金瓶梅詞話》借樹開花，從《水滸》武松打虎故事直接切入，開頭有五、六回文字摭自《水滸》，其成書上限不能早於現存百回本《忠義水滸傳》的定型和刊行。書中寫官哥、李瓶兒、西門慶之喪，用的十二個日、月干支，均隆慶五年八月到六年二月的干支；第六十八回提到的「南河南徙」，始於萬曆五年閏八月，此可視為詞話成書的上限「梅節」。

金瓶梅成書的上限、金瓶梅成書於萬曆的新材料」。大概公元十六世紀末葉、萬曆二十年或稍後，詞話一些不足本已在文人圈子中傳抄。當時如王宇泰、董其昌、袁宏道、王百穀、文在茲、丘志充、謝肇淛、袁中道、沈德符等均有過錄本。在輾轉傳抄過程中，開始形成兩種本子，一爲原民間藝人的十卷本，書名《金瓶梅詞話》，有欣欣子序。一爲經文士改編的二十卷本，書名《金瓶梅》，有東吳弄珠客序和甘公跋。十卷本《金瓶梅詞話》雖更接近藝人原本，它的刊行却在文人改編的二十卷本《金瓶梅》之後。現存之《新鐫綉像批評金瓶梅》，是這個二十卷本的第二代刻本「梅節·新刻金瓶梅詞話後出考」。

二十卷本在萬曆末、天啓初刊行後風行一時，書林人士見有利可圖，乃梓行十卷本《金瓶梅詞話》。因所據底本也缺五十三至五十七回，乃採二十卷本由陋儒續撰的「這五回」頂補，并錄入二十卷本之弄珠客序、甘公跋以作招徠。十卷本《詞話》因底本訛誤太甚，可讀性差，梓行後并未引起注意，社會上流行的依然是二十卷本，包括後來有張竹坡評的第一奇書本。《詞話》在清初尚有人提及，以後即寂然無聞。一九三二年在山西發現的《新刻金瓶梅詞話》，已屬海內孤本。其後在日本倒發現兩部，一藏日光山輪王寺慈眼堂，一藏德山毛利栖息堂。另京都大學有殘本二十三回，完整者七回。日本兩部《詞話》除栖息堂本第五回末頁曾換板外，與中土本同爲一刻。

東土本保持《新刻金瓶梅詞話》素潔的原貌；中土本則有後人的朱筆校改與批語，全書朱墨燦然。一九三三年，馬廉以「古佚小說刊行會」名義，醜資將中土本影印一百零四套「魯歌·簡說金瓶梅的幾種版本」。因錢不夠，未能兩色套印，只用單色，朱改變墨改，效果極差。以後中國大陸即據此影印本複印和排印，造成失真。一九六三年，日本大安株式會社據彼邦兩部補配，影印配本《金瓶梅詞話》，稱「日本大本」。一九七八年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按照原藏北京圖書館、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中土本之原尺寸大小出版朱墨二色套印本。但聯經用作底本的不是原刻，而是傅斯年所藏的古佚小說本，複印經「整理後影印」「聯經本金瓶梅詞話·出版說明」，雖糾正古佚小說本據原刻本上朱批改正文的錯誤，墨改部分却未改正（可能沒有發現），因此並不徹底。

《金瓶梅》過去被目為淫書，因為它自然主義的反映主人翁西門慶的淫行。從書中一些色情描寫的間歇地重覆出現看，顯然是編撰者為吸引下層聽眾所加添的有味作料。如所周知，《金瓶梅》誕生的時代，是淫風熾盛的明季。遠的不說，萬曆以前幾個皇帝，朱厚照（正德）是「屬皮匠的，縫著的就上」，最後死於豹房。朱厚熜（嘉靖）求丹方，講采補，服紅丸，淫幼女，陶仲文即以方術膺三孤、封恭誠伯。朱戴垕（隆慶）積年服春藥，弄至虛陽舉發，「晝夜不仆」，無法視朝。當時抗倭名將譚綸，一代名相張居正，均以服丹



方御女致斃「明沈德符·萬曆野獲編·佞倖」。上行下效，民間則流行淫器、淫藥，浮蕩子弟相率「養龜」。據明末清初佚名作者《如夢錄》記載，明季開封有七家性商店（淫店），都開在撫按諸署附近，專售「廣（景）東人事」、「房中技術」，能「助老扶幼」，「走馬、烏鬚」。在這樣淫靡的社會風氣下，像《金瓶梅詞話》這種大眾消費性通俗文學，為迎合聽眾口味，穿插一些葷笑話、性故事，實不足為怪。何況《金瓶梅》與其他專鋪叙床第的淫書根本不同，它的一些性描寫只是作為書中人物感官生活的一部分，雖有誇張成份，仍屬人慾的範圍。也正因為如此，通過《詞話》的暴露，人們可看到在過去那個時代的男人的性心理，看到女性的卑下和屈辱，也看到人性不那麼可愛的一面。如果把這些文字刪去，作品將是殘缺的，而且更會引起讀者的好奇，效果適得其反。我們提倡青年人可以先看如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西游記》、《紅樓夢》這些古典文學作品，待心智更成熟，再看《金瓶梅》，也許較為合適。

筆者從八十年代中從事詞話的整理和校點，旨在為讀者提供一個可讀的、較少錯誤的、接近原著的本子。選擇以日本大安本為底本，覆以北京圖書館藏中土本，校以日本內閣文庫和北京大學之《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》、在茲堂本和崇經堂本之《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》；並先後參考鄭振鐸、施蟄存、劉本棟、增你智、戴鴻森、白維國卜鍵諸本，

兼吸收姚靈犀、魏子雲、陳詔、李申、張惠英、張鴻魁、傅憎享、魯歌等專家研究成果，進行校訂。一九八七年完成第一次校訂，出版《全校本金瓶梅詞話》；一九九三年完成第二次校訂，出版《重校本金瓶梅詞話》；一九九九年完成第三次校訂，出版影印《夢梅館定本金瓶梅詞話》手抄本。詳細情況可參閱拙作《金瓶梅詞話的版本與文本——金瓶梅詞話校讀記代序》，這裏不再重覆。

本書在校點過程中，曾得到許多學者和專家的幫助。王修齡、許桂林、馮統一諸先生曾參加全校本校點工作。王先生初校了三十五回至七十回，許先生協助校點了後二十回及書中有關星相部分；馮先生協助校點書中詞曲。陳詔、黃霖兩位先生為重校本作了簡明注釋；蔡敦勇先生對詞曲進行了覆校。陳少卿先生花了三年時間，工楷抄閱三校定本，協助出版《夢梅館定本金瓶梅詞話》手抄影印本。我在此謹向他們，以及對本書的校點出版給予支持和鼓勵的海內外師友，表示由衷的感謝。自己深知，由於寡學淺識，本書在校勘與整理方面都不免存在許多錯誤和不足之處，這只好留待後人來糾正及完善了。

前言脫稿於丙寅除夜，刊於全校本與

重校本。癸未暮春改定於青衣夢梅館

## 金瓶梅詞話序

竊謂蘭陵笑笑生作《金瓶梅傳》，寄意於時俗，蓋有謂也。人有七情，憂鬱為甚。上智之士，與化俱生，霧散而冰裂，是故不必言矣。次焉者，亦知以理自排，不使為累。惟下焉者，既不能了於心胸，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，然則不致于坐病者幾希！吾友笑笑生為此，爰罄平日所蘊者，著斯傳，凡一百回。其中語句新奇，膾炙人口。無非明人倫、戒淫奔、分淑慝、化善惡，知盛衰消長之機，取報應輪回之事，如在目前；始終如脉絡貫通，如萬絲迎風而不亂也，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。其中未免語涉俚俗，氣含脂粉。余則曰：不然。《關雎》之作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富與貴，人之所慕也，鮮有不至于淫者；哀與怨，人之所惡也，鮮有不至于傷者。吾嘗觀前代騷人，如盧景暉之《剪燈新話》、元微之之《鶯鶯傳》、趙君弼之《效顰集》、羅貫中之《水滸傳》、丘瓊山之《鍾情麗集》、盧梅湖之《懷春雅集》、周靜軒之《秉燭清談》，其後《如意傳》、《于湖記》，其間

語句文確，讀者往往不能暢懷，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。此一傳者，雖市井之常談，閨房之碎語，使三尺童子聞之，如飢天漿而拔鯨牙，洞洞然易曉。雖不比古之集理趣，文墨綽有可觀。其他關係世道風化，懲戒善惡，滌慮洗心，不無小補。譬如房中之事，人皆好之，人非堯舜聖賢，鮮不為所耽。富貴善良，人皆惡之，是以搖動人心，蕩其素志。觀其高堂大厦，雲窗霧閣，何深沉也；金屏綉褥，何美麗也；鬢雲斜擘，春酥滿胸，何嫵媚也；雄鳳雌凰迭舞，何殷勤也；錦衣玉食，何侈費也；佳人才子嘲風咏月，何綢繆也；鷄舌含香，唾圓流玉，何溢度也；一雙玉腕縮復縮，兩隻金蓮顛倒顛，何猛浪也。既其樂矣，然樂極必悲生：如離別之機將興，憔悴之容必見者，所不能免也；折梅逢驛使，尺素寄魚書，所不能無也；患難迫切之中，顛沛流離之頃，所不能脫也；陷命於刀劍，所不能逃也；陽有王法，幽有鬼神，所不能遁也。至于淫人妻子，妻子淫人，禍因惡積，福緣善慶，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。故天有春夏秋冬，人有悲歡離合，莫怪其然也。合天時者，遠則子孫悠久，近則安享終身；逆天時者，身名懼喪，禍不旋踵。人之處世，雖不出乎世運代謝，然不經凶禍，不蒙耻辱者，亦幸矣。吾故曰：笑笑生作此傳者，蓋有所謂也。

欣欣子書于明賢里之軒。

## 金瓶梅詞話序

竊謂蘭陵笑笑生作《金瓶梅傳》，寄意於時俗，蓋有謂也。人有七情，憂鬱為甚。上智之士，與化俱生，霧散而冰裂，是故不必言矣。次焉者，亦知以理自排，不使為累。惟下焉者，既不能了於心胸，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，然則不致于坐病者幾希！吾友笑笑生為此，爰罄平日所蘊者，著斯傳，凡一百回。其中語句新奇，膾炙人口。無非明人倫、戒淫奔、分淑慝、化善惡，知盛衰消長之機，取報應輪回之事，如在目前；始終如脉絡貫通，如萬絲迎風而不亂也，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。其中未免語涉俚俗，氣含脂粉。余則曰：不然。《關雎》之作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富與貴，人之所慕也，鮮有不至于淫者；哀與怨，人之所惡也，鮮有不至于傷者。吾嘗觀前代騷人，如盧景暉之《剪燈新話》、元微之之《鶯鶯傳》、趙君弼之《效顰集》、羅貫中之《水滸傳》、丘瓊山之《鍾情麗集》、盧梅湖之《懷春雅集》、周靜軒之《秉燭清談》，其後《如意傳》、《于湖記》，其間

語句文確，讀者往往不能暢懷，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。此一傳者，雖市井之常談，閨房之碎語，使三尺童子聞之，如飫天漿而拔鯨牙，洞洞然易曉。雖不比古之集理趣，文墨綽有可觀。其他關係世道風化，懲戒善惡，滌慮洗心，不無小補。譬如房中之事，人皆好之，人非堯舜聖賢，鮮不為所耽。富貴善良，人皆惡之，是以搖動人心，蕩其素志。觀其高堂大厦，雲窗霧閣，何深沉也；金屏綉褥，何美麗也；鬢雲斜擘，春酥滿胸，何嫵媚也；雄鳳雌凰迭舞，何殷勤也；錦衣玉食，何侈費也；佳人才子嘲風咏月，何綢繆也；鷄舌含香，唾圓流玉，何溢度也；一雙玉腕縮復縮，兩隻金蓮顛倒顛，何猛浪也。既其樂矣，然樂極必悲生；如離別之機將興，憔悴之容必見者，所不能免也；折梅逢驛使，尺素寄魚書，所不能無也；患難迫切之中，顛沛流離之頃，所不能脫也；陷命於刀劍，所不能逃也；陽有王法，幽有鬼神，所不能遁也。至于淫人妻子，妻子淫人，禍因惡積，福緣善慶，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。故天有春夏秋冬，人有悲歡離合，莫怪其然也。合天時者，遠則子孫悠久，近則安享終身；逆天時者，身名懼喪，禍不旋踵。人之處世，雖不出乎世運代謝，然不經凶禍，不蒙耻辱者，亦幸矣。吾故曰：笑笑生作此傳者，蓋有所謂也。

欣欣子書于明賢里之軒。

## 跋

《金瓶梅》，傳為世廟時一鉅公寓言，蓋有所刺也。然曲盡人間醜態，其亦先師不刪鄭、衛之旨乎？中間處處埋伏因果，作者亦大慈悲矣。今後流行此書，功德無量矣。不知者竟目為淫書，不惟不知作者之旨，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！特為白之。

廿公書。

## 金瓶梅序

《金瓶梅》，穢書也。袁石公亟稱之，亦自寄其牢騷耳，非有取於《金瓶梅》也。然作者亦自有意，蓋為世戒，非為世勸也。如諸婦多矣，而獨以潘金蓮、李瓶兒、春梅命名者，亦楚《櫛机》之意也。蓋金蓮以奸死，瓶兒以孽死，春梅以淫死，較諸婦為更慘耳。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淨，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丑，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、淨婆，令人讀之汗下。蓋為世戒，非為世勸也。余嘗曰：讀《金瓶梅》而生憐憫心者，菩薩也；生畏懼心者，君子也；生歡喜心者，小人也；生效法心者，乃禽獸耳。余友人褚孝秀，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，衍至霸王夜宴，少年垂涎曰：男兒何可不如此！孝秀曰：也只為這烏江設此一着耳。同座聞之，嘆為有道之言。若有人識得此意，方許他讀《金瓶梅》也。不然，石公幾為導淫宣欲之尤矣！奉勸世人，勿為西門之後車可也。

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於金閶道中



新刻金瓶梅詞話

詞曰

閨苑瀛洲，金谷瓊樓，算不如茅舍清幽。野花綉地，莫也風流。也宜春，也宜夏，也宜秋。酒熟堪酬，客至須留，更無榮無辱無憂。退閑一步，着甚來由。但倦時眠，渴時飲，醉時謳。

短短橫牆，矮矮疏窗，忙慳兒小小池塘。高低疊嶂，綠水邊傍。也有些風，有些月，有些涼。日用家常，竹几藤床，據眼前水色山光。客來無酒，清話何妨。但細烹茶，熱烘盞，淺澆湯。

水竹之居，吾愛吾廬，石磷磷裝砌階除。軒窗隨意，小巧規模。却也清幽，也瀟灑，也寬舒。懶散無拘，此樂何如，倚闌干臨水觀魚。風花雪月，贏得工夫。好炷些香，說些話，讀些書。

淨掃塵埃，惜取蒼苔，任門前紅葉鋪階。也堪圖畫，還也奇哉。有數株松，數竿竹，數枝梅。花木栽培，取次教開，明朝事天自安排。知他富貴幾時來。且優游，且隨分，且開懷。